

「长篇小说」
艾米◎著

山楂树之恋

等你爱上谁了
你就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
你宁可死，也不会对她出尔反尔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跑到屋后拿水桶去了。过了一会儿，大妈提着两棵菜回来了，交给静秋，让她跟长林一起到河边去。

长林也不看静秋，招呼一声“走吧！”就率先往河边走去。静秋提了菜篮跟在后面，两人沿着窄窄的小路往河边走。走了一半，碰见村里几个小伙子，个个都拿长林打趣：“长林，你爹跟你说下媳妇了？”“耶，还是城里的呢。”“长林乌枪换炮了。”

长林急得放下水桶就去追那些人，静秋在后面喊道：“走吧，别管他们了。”长林返回来，挑起水桶，飞一般地向河边跑。静秋很纳闷，这些人是什么意思？怎么开这种玩笑？

到了河边，长林坚决不让静秋洗菜，说水冷，看把你的手冻裂了。静秋抢不过他，只好站在河边看他洗菜。长林洗完菜，又把两只桶都装上水，静秋急忙抢着要挑水：“你刚才不让我洗菜，那现在水该我挑了。”长林不肯，挑起水桶就箭步如飞地往回走了。

回到家，长林又出去了，静秋想帮大妈做饭，但插不上手。刚好长林的小侄子欢欢醒了，大妈就吩咐说：“欢欢，你带静姑姑去叫三爹回来吃饭。”

静秋这才知道张家还有一个儿子，她问欢欢：“你知道三爹在哪里呀？”

“知道，在贪贪队。”

“贪贪队？”

大妈解释说：“是在勘探队，小孩子说不清楚。”

欢欢拉着静秋的手：“走呀，走呀，到贪贪队去呀，三爹有糖吃。”

静秋跟着欢欢往外走，刚走了一小段，欢欢就不肯走了，伸开两手要人抱：“腿腿晕了，走不动了。”

静秋忍不住笑起来，一把抱起欢欢。别看欢欢人儿不大，还挺沉的呢，

她有点好奇，到底这位三儿子是会更像大儿子长森呢，还是更像二儿子长林？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希望他像长森，因为这样优美的琴声好像没道理是从长林那样的男人手下倾泻出来的。她知道这样想对长林很不公平，但她仍然忍不住要这样想。

03

静秋像等着玩魔术的人揭宝一样，等待欢欢的三爹从那房子里出来，她想如果他不是那个拉手风琴的，就是那几个唱歌的当中的一个。她没想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居然有这么一群会唱《山楂树》的人，也许这里的村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苏联歌曲，所以这些勘探队员可以自在地唱。

过了一会，静秋看见一个人抱着欢欢出来了。他穿着深蓝色齐膝棉大衣，大概是勘探队发的，因为静秋已经看见好几个穿这样衣服的人在房子周围走动了。欢欢挡住了他脸的一部分，直到他快走到她跟前，放下了欢欢，静秋才看见了他脸的全部。

静秋看一个人的时候，总像是脑子里有一双眼睛，心里有另一双眼睛一样。脑子里的那双眼睛告诉她，这个人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因为他的脸庞不是黑红的，而是白皙的；他的身材不是壮得“像座黑铁塔”，而是偏瘦的；他的眉毛倒是比较浓，但一点不剑拔弩张。不像宣传画上那样，像两把剑，从眉心向两边朝上飞去。一句话，他不符合无产阶级对“英俊”的定义。

记得有部文化大革命前夕拍摄的电影，叫《年轻的一代》，里面有个叫林育生的，算是个思想落后的青年，怕下农村，怕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林



05

这一天，静秋跟教改小组的人到村东头去参观黑屋崖，这里是个大山洞，听说抗战期间曾经是抗日救国人员的藏身之地。但后来被汉奸告了密，日本鬼子包围了黑屋崖，二十多个藏在那里的伤员和村民被堵在里面。日本鬼子放火烧了那个山洞，跑出来的被乱枪打死了，没跑出来的就被烧死了。到现在还看得见被烟熏黑的洞壁。

这是西村坪村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教改小组的成员都听得热泪盈眶。参观完后，本来是吃饭时间，但大家说革命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晚点吃饭都不行吗？于是大家顾不上吃饭，就开会讨论编写这一课的事情，一直到下午两点才散会。

静秋回到大妈家，没看见老三，心想他肯定来过了，现在又回去上班了。她匆匆吃了点剩饭，就赶着写今天听到的东西。但是到了第二天中午，老三没有过来，静秋有点惶惑了，难道他昨天来了，发现我不在，就生气了，再也不来了？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能让老三为她生气？

跟着有好几天，老三都没有再出现。静秋开始失魂落魄了，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写东西也写不出来，吃饭也吃不好，老想着老三到底为什么不过来了。她想问问大妈他们，老三到哪里去了，但她不敢，唯恐别人误会她跟老三有什么。

傍晚的时候，她带着欢欢做幌子，去工棚那里找老三。到了勘探队的工棚附近，没有听见手风琴声。她在那里流连了好一阵，但不敢到工棚里去打听老三的下落，只好快快地回来。后来，她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旁敲侧击地问大妈：“欢欢刚才在问三爹这几天怎么没来……”



屋后有个简陋的厕所，所以“去后面”就是上厕所的意思。他笑了一下，说：“去吧，不耽搁你，我在这儿等你。”

她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觉得几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一样，两边脸颊陷了下去，下巴上的胡子冒了出来，她从来没看见过他这个样子，他的下巴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的。她担心地问：“你在那边——好累呀？”

“不累呀，技术方面的事情，不用什么体力的。”他摸摸自己的脸，说，“瘦了吧？睡不好……”

他一直盯着她看，盯得她心里发毛，心想我的脸颊是不是也陷下去了？她小声说：“怎么你去二队那边……也不告诉大妈一声呢？欢欢老问起你呢。”

他仍然盯着她，也小声说：“那天走得很急，我没时间过来告诉你——们，后来在严家河等车的时候，我到邮局去告诉了老大，以为他回来时会告诉你们的，可能他忘了。以后不能指望别人，还是我自己过来告诉你一下。”

静秋吓了一跳，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知道她这些天在找他一样。她声明说：“你告诉我干什么？我管你——到哪里去？”

“你不管我到哪里去，但我想告诉你我到哪里去了，不行吗？”他歪着头，有点不讲理地说。

她窘得不知道说什么了，赶快跑到后面去了。在屋外站了一会儿，才又跑回来，看见他坐在她桌子跟前，正在翻看她写作用的本子。她抢上去，把本子合起来，嗔怪他：“怎么不经人家许就看人家东西？”

他微笑着，学她的口气问：“怎么不经人家许就写人家？”

她急了，分辩说：“我哪里写你了？我提了你的名，道了你的姓？我写的是……决心书。”

他好奇地说：“我没说你写我呀，我是说你不经那些抗日英雄许可就写



他呵呵笑起来：“你真是看花眼了，那么冷的天，我穿着件洁白的衬衣站在那里？不冻死了？”

静秋想想也是：“可能是我平常听《山楂树》时，老想起那树下站着两个青年，所以看走眼了。”

他一本正经地说：“也许是那些冤魂当中有谁长得像我吧？可能那天他现了形，刚好被你看见，你就以为是我了。快看，他又出来了！”

静秋哪里敢看，吓得撒脚就跑，被他一把拉住，扯到自己怀里，搂紧了，安慰说：“骗你的，哪里有什么冤魂，都是编出来吓唬你的。”他搂了她一会儿，又开玩笑说，“本来是想把你吓得扑进我怀里来的，哪里知道你反而向别处跑，可见你很不信任我啊。”

静秋躲在他怀里，觉得这样有点不大好，但又很舍不得他的怀抱，而且也的确是很怕，就厚着脸皮赖在他怀里。他在双臂上加了一点力，她的脸就靠在他胸膛上了。她从来不知道男人的身体会有这样一股令人醉醺醺的气息，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气息，就觉得有了个人可以信任依赖一样，心里很踏实，黑也不怕了，鬼也不怕了，只怕被人看见。

她能听见他的心跳，好快，好大声。“其实你也很怕，”她抬头望着他，“你心跳得好快。”

他松了一下手，让身上背的包都滑到地上去，好更自由地搂着她：“我真的好怕，你听我的心跳这么快，再跳，就要从嘴里跳出去了。”

“心可以从嘴里跳出去？”她好奇地问。

“怎么不能？你没见书上都是那么写的：他的心狂野地跳动着，仿佛要从嘴里跳出去一样。”

“书里这样写了？”

他用头向下游方向点了一下：“你二哥在那边等你。”

静秋顺着他头指的方向看了一下，真的，长林坐在河边，身边放着一对水桶。老三走到岸上，放下静秋，边穿鞋袜边说：“你等在这里，我过去跟他说点事。”说完，他就走过去跟老二打个招呼。

“老二，挑水呀？”

“嗯，你们回来了？”

然后他压低嗓音跟长林讲了几句，就回到静秋身边，说：“你到家了，我从这边走了。”然后就消失在黑夜里了。

长林打了水，挑上肩，默不做声地往家走。静秋跟在后面，胆战心惊，她怕长林把刚才看到的事讲出去，让教改小组的人听见，那她就算完蛋了。她想趁到家之前的那点工夫给长林嘱咐一下：“二……二哥，你别误会，他只是接了我一下，我们……”

“他刚才说过了。”

“你不要对外人讲，免得别人误会。”

“他刚才说过了。”

回到家，个个都显得很惊讶，大妈一迭声地说：“你一个人跑回来的？走的山路？哎呀，你胆子真大，那条路，我白天都不敢一个人走的。”

09

那天晚上，静秋很久都睡不着，一直都在担心长林会把看见的事说出去。刚才他是没对其他人说，但那不是因为她在她那里吗？等到背着她了，他会不



会对大妈讲？如果他今晚真的是在河边等她回来，那他多半会讲出去，因为他肯定见不得她跟老三在一起。

静秋已经习惯于做最坏的思想准备了，因为生活中好些她不希望发生的坏事都发生了，往往是措手不及，令她痛苦万分。那种痛苦太可怕，来得太早，所以她从小就学会了凡事做最坏的思想准备。现在最坏的可能就是长林把这事说出去了，然后传到了教改小组的人耳朵里，他们又传回学校里。如果学校知道了，会怎么样？K市八中学生当中，因为读书期间谈朋友被处分的大有人在，但那多多少少都是有点证据的。现在就凭长林一个人说说，学校就能处分她。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妈妈虽然是早就被“解放”出来了，又做回人民教师，但爸爸还是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的。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中，“地主”是首当其冲的，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像她这样的地主子女，如果有了“作风不好”这么一个把柄，学校还不狠狠整她？整她还是小事，肯定连家里人人都牵连进去了。

静秋觉得爸爸被打成“地主分子”真的是很冤枉。爸爸很早就离开地主家庭，出去读书去了，像这样的地主子女，因为没在乡下收佃户的租，是不应该被划成地主的。她觉得爸爸甚至还算得上一个进步青年，因为他在解放前一两年就从敌占区跑到解放区去了，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解放区的人民服务，组织合唱团，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在那里教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不知道怎么的，“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揪出来了，说他跑到解放区是去替国民党当特务的，还说他教歌的时候，把“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教成“解放区的人民喝稀饭”，往解放区脸上抹黑。最后她爸爸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赶回乡下去了。戴“地主分子”的帽子，主要是因为不能重复戴好几

顶帽子，只好给他戴最重的帽子，不然的话，还要给他戴上“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好几顶帽子的。

想到这些，静秋真是万分后悔，像自己这样的出身，在各方面都得比一般人更加注意，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不然就会闯出大祸。这次不知是怎么了，好像吃错了药一样，老三叫她走山路，她就走山路；老三说在县城等她，就让她在县城等她；后来又让他拉了手，还被她抱了，亲了；最可怕的是让长林看见他背着她了。这可怎么办？这个担心太沉重了，沉重得使她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怎样不让长林说出去，万一他说出去了，又该怎么应付，而对老三，反而没什么时间去多想了。

接下来的几天，她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对大妈和长林察言观色，看有没有迹象表明长林已经告诉他妈了。对长林，她担心还少一点，长林像个闷葫芦，应该不会跑到教改组去传这些话。但如果让大妈知道了，那就肯定会传出去了。

可看来看去的结果，是把自己完全看糊涂了。有时大妈的表情好像是什么都知道了一样，有时又好像是没听到风声。静秋的心情完全是随着自己的猜测变化：以为大妈知道了，就胆战心惊，寝食不安；觉得大妈还不知道，就暗自庆幸一番，嘲笑自己杯弓蛇影。

老三仍然跑大妈家来，不过他上班的地点移到村子的另一头去了，所以他中午不能来了。但他晚上常常会跑过来，每次都带些吃的东西来，有两次还带了香肠过来，说是在一户村民家买的。大妈煮好后，切成片，给大家做菜，但静秋吃饭的时候，发现自己碗里的饭下面埋着一小段香肠。她知道这一定是老三搞的，知道她爱吃香肠，想让她多吃一点。

她紧张万分，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段香肠。记得她妈妈讲过，说以前乡下



几张报纸来垫在地上，才小心翼翼地上面走了几步。

“紧不紧？小不小？勒不勒脚？”静秋担心地问。

长林只嘿嘿地笑：“比妈做的爽脚。”

大妈笑着，故意嗔他：“人家说‘有了媳妇忘了娘’，你这还在哪呀，就……”

静秋赶快声明：“这鞋是为了感谢长林帮我妈弄那些核桃才做的，没有别的意思。”

隔了两天，老三拿来一大袋冰糖交给静秋，说：“你拿给你妈妈治病。”

静秋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妈妈需要冰糖？”

“你不告诉我，还不许别人告诉我？”他好像有点抱怨一样，“为什么你能告诉他们，不能告诉我？”

“哪个他们？”

“还有哪个他们？当然是你大妈，你大嫂，你二哥他们啰。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告诉你我不是他们家的。”她愣在那里，搞不清他是在真生气还是在开玩笑。

他见她理屈词穷的样子，就笑了起来：“不是在怪你，是在跟你开玩笑。长林告诉我的，他说他只能弄到核桃，弄不到冰糖，但是没有冰糖这药就没效。”

“这么大一袋冰糖，得要多少钱？”

“这么大一篮核桃，得要多少钱？”

“核桃是树上摘的。”

“冰糖是树上长的。”

她见他又敢跟她斗嘴了，不由得笑了起来：“你瞎说，冰糖也是树上长的？”

他见她笑了，也很高兴：“等你赚钱了，一并还我，我都跟你记着，好

不好？”

她想这下糟糕了，如果老二、老三两个联合起来治好了我妈妈的病，难道我能把自己嫁给他们两个？她只好又把自己那套自嘲端出来：别人说了要你以身相许了？你这样的出身，别人要不要你这个报答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1

人说“好了疮疤忘了痛”，这话一点不假。静秋担了一段时间的心，发现没事，胆子又大起来，又敢跟老三说几句话了。刚好大妈和村长回大妈娘家去几天，大嫂去严家河会丈夫，把欢欢也带去了，白天家里除了静秋，再没别人。

老三下了班，就早早跑过来帮忙做饭，自己也不在食堂吃，到这边来吃。他跟静秋两个一个烧火，一个炒菜，配合得还挺默契。

老三会做油盐锅巴，他煮了饭，先把饭用个盆盛出来，留下锅巴在锅里，撒上盐，抹上油，用文火炕一会儿，铲起来就是又香又脆的锅巴。静秋吃得爱不释手，晚饭干脆就不吃饭，只吃锅巴，吃得其他人莫名其妙：放着白白的饭不吃，去吃锅巴，城里人真怪啊。

长芬见大妈不在家，也把自己谈的男朋友带回家来吃饭。静秋听大妈说过，说那男的“光长了一张脸”，不踏实，不在村里好好务农，总想跑外面做小生意，大妈和村长都不喜欢他，不让长芬跟他来往。长芬平时都是偷偷跑出去跟他约会的，现在爹妈不在家了，长芬就大摇大摆地把那张“脸”带回来了。



静秋觉得那张“脸”还不错，人高高大大的，说话也像见过世面的，对长芬也挺好的。“脸”还带给静秋几根花花的橡皮筋扎辫子，说他就是走村串户卖这些玩意的。长芬把手上的一块表给静秋看，得意地问：“好不好看？他给我买的，一百二十块钱呢。”

静秋吓了一跳，一百二十块钱！差不多是她妈妈三个月的工资了。长芬戴了表，菜也不肯洗了，碗也不肯洗了，说怕把水搞到表里去。

吃饭的时候，老三总给静秋夹菜，“脸”就给长芬夹菜，只有长林一个人掉了单。长林总是盛一碗饭，夹些菜，就不见了。吃完了，碗一丢，就不知去向，到了睡觉的时候才回来。

晚上的时候，长芬跟“脸”关在隔壁她自己房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长芬和长芳的屋只隔一堵一人多高的墙，顶上是通的，一点儿也不隔音。静秋在自己房间写东西，总是听见长芬唧唧地笑，像有人在胳肢她一样。

老三就大大方方地坐在静秋房间，帮她写村史。有时她织毛衣，他就坐在对面，拿着线团帮她放线。但他放着放着就走神了，只盯着她看，忘了放线，她只好在毛线的另一端扯扯，提醒他。

他像是被她扯醒了一样，回过神来，赶快抱个歉，放出长长的线，让她织。

静秋小声问：“你那天不是争嘴，说要我给你也织一件毛衣的吗？怎么没见你买毛线来？”

他笑了笑：“线买了，不敢拿过来。”

她想他大概见她这几天手里有活，不好再给她添麻烦，她心里有点感动。她的毛病就是感动不得，一感动就乱许诺。她豪爽地说：“你把线拿过来吧，等我织完了这件，就织你的。”

第二天，他把毛线拿过来了，装在一个大包里，看上去不少。静秋从包



在这块玻璃板下，我来指给你看。”

大嫂找了一阵，诧异地说：“咦？找不到了，到哪儿去了？莫非是长芬收起来了？还是长芳收起来了？”

静秋马上就想到是老三自己藏起来了，免得她看见，这越发说明他是个骗子了。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可耻！

大嫂说：“他打那以后就不怎么上我家来了。大妈还是对他很好的，事没成，人情在，有了什么好吃的还是叫他过来吃。后来长芬自己对上象了，就没事了。”

“你见过他——未婚妻吗？”

“没有，人家省城里的姑娘，爹又是高官，哪会到这个山沟里来。”

静秋不好意思再问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呆呆地坐在那里。

大嫂说：“我劝你别打老三的主意了，趁早忘了他。你听听我的教训，就知道当官的人家不是我们这些人高攀得上的了。我家被赶到农村之前，我也有个男朋友的，爹也是个官，不过没老三的爹官大，听说老三的爹是军区司令，我那男朋友的爹只是军分区的一个官。但是干部家子弟都是一样的，他们见多识广，接触的人多，也不愁找不到对象。”

我那男朋友家里一开始就不同意他跟我来往，干部家庭是很讲门当户对的，但我男朋友那时坚持要跟我好，只不敢把我带家里去。后来听说我家要下农村了，他就慌了，想开个后门把我一个人留下，但没那么大的身手，最后也就吹了。幸好我那时把握得住自己，一直没让他上身，所以后来还能嫁个好人家，如果那时依了他，跟他搞出事来了，那他甩我的那天，就是我的忌日。”

静秋听得一震：“为什么就是你的——忌日？”

“一个女孩子，被人弄得失了身，又被人甩了，以后谁还敢要你？就算



他的表情使她想起鲁迅的《祥林嫂》里面的一句话“像遭炮烙一样”，她看见他那样望着他腿上的钱，像那钱在烫他的腿，而他不敢伸出手去碰一样。他无助地抬起头望她，仿佛在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觉得自己有权生他气似的，气呼呼地说：“够不够？不够就告诉我，我补齐你。”其实她已经把借来的钱全给他了，并没有钱来“补齐”他，如果真的差的话，她只好再去借。

他问：“不是说好——以后再还的吗？”

“说好了又变的事情多着呢，你能指望别人说好的话句句都兑现？”

他把这句话揣摩了一会儿，大概没揣摩出什么来，只说：“你不是说你身上没钱的吗？怎么一下出来这么多钱？”

“问组里人借的。”

他似乎很受伤：“你横竖是借钱，为什么你偏要去问别人借呢？”

“我高兴问谁借就问谁借。我代替我妈谢谢你了。”说完，她就走到自己房间去了，拿出写村史的本子，想来写东西。但她的手直发抖，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冷的。

他跟了进来，站在她身后：“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你不要这样，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前天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

“前天怎么啦？我一直就说不要你的钱。”

他疑惑地问：“就因为我那天说了要给你钱，你就生这么大气？你那天说了不要，我就没再勉强你了。我知道你自尊心强，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可是你……你不用把我当……别人的呀。”

她想：到底是骗子，说起话来嘴上像抹了蜜糖一样，如果不是知道你的底细，肯定又被你骗了。你那时是不是就这样把你未婚妻骗到手的呀？



他恳求说：“我不明白，你告诉我，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她不理他，进自己房间去装模作样写东西。她见他不会生气走掉，就放肆起来，越发冷淡他，但又不给他解释，让他去冥思苦想。她搞不清她为什么觉得自己有权折磨他，就因为她能让他苦恼吗？还是觉得他那天在山上占了她便宜，所以要用折磨他的方式来惩罚他？

教改小组就要回K市去了，静秋还没想到一个好办法把那些核桃拿回去，她坚决不要长林去送，更不会要老三去送。但她也不能指望教改小组的人帮她背回去，因为组里每个人都是背着行李的，能把自己的行李对付回去就不错了，谁还能帮她提那一篮子核桃？

她想将核桃砸开，只带里面的仁回去，那会轻很多，但大嫂说你砸开了，就不好保存了，你总不能让你妈妈一下都吃了吧？总要留一些防止下次犯病吧？她想想也是，只好不砸开。

大嫂建议说：“就让长林去送你吧，他很少去K市，也算是去那里玩玩。你要觉得不方便，就让我公公派长林一个差，算是送你们教改组回去的，队里还可以给他记工分。”

静秋觉得那样更糟糕，连张村长都扯出来了，不更像是他家儿媳了？

一直到临走的前一天了，长芳从严家河回来了，才算解了个围，说她去送，但她提不动那样一大篮核桃，可以叫她二哥一起去，两兄妹主要是去K市玩，顺便帮忙把核桃送去。长芳说她老早就想去趟K市了，就是没伴，现在正好借这个机会去趟K市。大妈和大嫂都说她们也有好些东西要叫长芳在K市买，静秋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潜意识里觉得这样可以惩罚一下老三，就答应了。

长林激动得不得了，大妈也激动得不得了，为长林张罗出客的衣服鞋袜，



那时大家都是烧煤，生火的柴是计划供应的，一个月十五斤，用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家的煤炉都不熄火，只用调得稀稀的煤封火，第二天打开接着烧。昨天可能是火没封好，熄掉了，而静秋上次回来劈好的柴又用完了，所以妹妹正在狼狈不堪地想办法生火，幸好姐姐回来了，不然今天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长林一口气把静秋家仅存的生火柴都劈了，截短了，放在那里备用。长芳笑静秋家烧的柴这么短，只有三寸左右，如果是在她家，一整根棍子就塞进灶里去了。

长林听静秋说每个月就只有这么三五根棍子，要用一个月，就许诺说下次来的时候，把家里的劈柴背些过来。

煤炉生好了，火一时上不来，静秋只好拿个扇子猛扇，想快点把饭做好，长林他们吃了还可以到市里逛逛，不然等吃完饭，他们也该坐车回去了。长芳想帮忙做饭，找来找去找不到静秋家的碗柜、砧板什么的，好奇地问：“你们家没碗柜呀？”

静秋说：“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静秋家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桌子是学校的旧课桌，凳子是学生用过的旧凳子，床是学校的长板凳上架着几块木板。床上的床单被子倒是洗得干干净净，但也都补过了。吃饭的碗就放在一个旧脸盆里，砧板是一块课桌面改的。

长林吭哧了半天，说：“你家怎么比我们山里人家还穷？”长芳瞪了长林一眼，长林不敢多言语了。

好不容易把一顿饭弄熟了，几个人坐下来吃饭。静秋家就一个套间，里外两间房，总共十四平米，是一间教室隔出来的。以前她哥哥住外间，她跟



点明了出事地点，说是高一—班的黑板上。

静秋一听，差点吓晕过去，难道自己刚才办黑板报的时候不小心写错了什么？后来他们班的人都被赶到另一间教室去了，又是每个人在一张白纸上写规定的几个句子。

那次很快就抓获了那个“现行反革命”，是静秋班上一个傻乎乎的男生，叫涂建设。他放学了没事干，拿着个粉笔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写写画画，随手写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哪知他不够仔细，把“忘记”两字给忘记了，语录就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更倒霉的是，他家庭成分不好，他爸爸是个富农，这一下，事情就复杂了。不管他怎么声明，说自己是写掉了这两个字，也没人相信了。这句话不止两个字，为什么你没忘记别的字，偏偏忘记了这关键性的两个字？涂建设当场就被抓走了，后来怎么样了，静秋就不知道了。

静秋想了又想，还是舍不得撕掉老三的信。她只把信纸上印着的勘探队抬头撕掉，把自己的名字和老三的名字撕掉，扔进厕所里了。然后，她找了一块布，贴在棉衣里面做成一个口袋样的东西，把老三的信和诗放了进去，用线缝住口。她的针线活极好，用的是暗针，不仔细看，很难看出那里贴了一块布。

15

静秋回到 K 市的第二天，就开始跟班上课了。不过那时候的学生，大多数时间是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去，学工、学农、学军、学医，反正什么都